

和父母吃顿没有预约的饭

许艳辉

时间被一周一周切割成忙碌，或者连月成季碾磨为庸碌。

妻中风第7个月零4天。30个24小时服侍，186个整夜陪伴，求生存，求自理，求痊愈，我的胡子长得漫山遍野也无意收拾。

“该做理疗了。”护士敲门。日复一日的扎针、吃药、高压氧……不能不恢复疼痛的她，没办法不疲惫的我，彼此用微笑温暖。

玩笑式的灾难是我肩扛的重担，我只能微笑着玩笑着当爹当妈当崽。轻轻抱着偶尔偷偷抹泪的女儿的肩，我的玩笑常常逗乐妻女。

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娘也是常常跟我们讲笑话，让我们学着笑话战胜困难。那年，生父头年冬月过世，奶奶当年冬月去世，我家围着柴火炉点着煤油灯坐的就四个：娘29岁，我9岁，大妹7岁，小妹5岁。我的心突然一痛，很想回家看看娘，娘今年71了。

好像我从读高中开始，就很少陪娘在一起了。成家20多年，想接来城里和我们住住，她总是借家里种着的田养着的猪鸡鸭鹅要照看只住过两次，两次都是住一个晚上就匆匆走了。

我也知道，娘和继父还种了6亩多水田，开了两块菜地，家里的六畜总是兴旺。爸妈总会在腊月底把用米灌喂了大半年的土猪杀了，一小半新鲜一小半熏，剩下的变钱买些年货，等我们回家过年。

把妻托付给她姐，让女儿自己解决晚餐，我一个人开车回老家。

夕阳把归家的影子拉长，急速的车怎么也赶不上。

前年推了杂屋，新建了客厅厨房卫生间，老家在仲春的花香树荫中显得年轻许多。一对燕子在屋檐下喂食嗷嗷待哺的小燕子，两群鸡几只鹅在后院瓜架下叽叽嘎嘎。

一块菜地在弯弯曲曲的老河岸边，娘在摘菜。我接过菜篮，娘的手干瘦的，深深的皱纹里嵌着泥土，青筋爆爆的，开始长老年斑了。我有意放小了步子，娘的步子轻快了些，尽管去年曾让风湿病疼得撑着椅子走。

干柴把土灶烧得通红，炊烟和着饭菜香在春风里发酵。一碗莴笋，一碗蕹菜，一盘煎蛋，一盘藜蒿炒腊肉，菜油炒的。

“米，多吃点。”母亲还是喜欢敬菜，不停往我碗里夹。说了她，等下她又忘了，好像始终没忘的就是我还是她的孩子，仿佛还在弥补小时候一日三餐白菜拌干红薯丝一连吃7个月的亏欠。其实，我已经吃过娘一辈子都没吃过的许多东西，从开始时的惴惴不安到后来的心安理得。

米饭是父亲自家田里自家种的常规稻，娘煮得香香的，微微起着嫩黄的锅巴。父亲还能一餐两碗，母亲照例一碗，我破例干了两碗。

娘端来一杯盐姜芝麻豆子茶，两三年没有用那只摸得油光水亮的黄铜罐了——舀不动了，用上了铝茶缸。曾经，娘舀出的，不只是想浓就浓想淡就淡层次分明的色和味道，还有接待远亲近邻的分寸把握。

“燕儿，你已经83天没有回家了。工作还好吧？”娘望着我，眼神有点沧桑，有点急切，永远温馨。

“还好呢。”我的心一紧，其实，我回家只需要17分钟，却让娘一等就是83天。我原来走出家门隔河渡水走两个小时去县城上学，娘是这样的眼神；如今打个转回到县城工作，娘还是这样的眼神。

“你妈每天都守在电视前看县里的新闻，就是想看到你。”言语不多的爸爸插了一句。

“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换了个岗位。您莫守，也难得守。我下次给您买个可以看到我直接说话的手机。”

“你爸种的菜好，没打农药，没放化肥，多带点去吃。”母亲把收长得清清澈澈的3袋蔬菜提到大门口。

发动车，打开车窗，我挥手告别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转弯处，后视镜里，娘还站在门口，望着我远去的方向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娘就这样望着我的往往返返，也不知道还能望到什么时候。



水哥，给您戴上大红花

胡革平

认识水运宪，是先知其名再见其人的。知其名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因为他的作品，《为了幸福，干杯！》《祸起萧墙》，当然还有引起万人空巷的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。见其人，是2021年，我到湖南省作协工作了。记得应是那年5月上旬，一批“文学湘军”的元老：韩少功、谭谈、水运宪、蔡测海、何立伟、刘舰平、彭影明等，“泉聚汨罗江”。在活动的最后一天，我赶过去，怀着虔诚之心，与湖南文学界的大佬们见了一面。其间知道水运宪大号“水哥”。

2021年11月，水运宪作为特邀代表，参加了中国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。在湖南代表团，虽然是邀请代表，年纪也大了，资历更不用提，可参加会议依然是热情高涨，“参加这样的会议，机会难得，要珍惜”。有一天，水哥没有参加讨论会，一了解是有点不舒服，鼻子出血了。作为南方人，一下子难得适应北方空气的干燥，多待一两天，就会出现类似的现象。深层次的原因是，水哥白天参加会议活动，晚上还要写作。

“趁开会这几天，加把劲，争取在年前完成。”这把劲加得有点大，晚上写作要到深夜，有时甚至要到凌晨，因而身体给他来了点小警告：再不要这样玩命啦，不要过度透支“革命的本钱”。可水哥也不是一个信邪的人，工人阶级出身，苦活累活，哪种没干过？这点小事你就要性子？结果只休息了半天，革命战斗又继续开始，“无论如何要赶在春节前完成”。当时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捣鼓什么作品，他说是在写一个长篇，

主要是反映自己当工人那一段时期的生活。“不写出来，心里总觉得有点堵。”这部长篇，当时叫《戴花就戴大红花》，正式出版时改为《戴花》。

作代会回来后，对于水哥的创作进度，我也没有过问。倒是水哥，经常通过微信，告知一下文稿的进展，有时还分享一下创作的状态：写得顺手、畅快淋漓。看得出，水哥对自己的作品也是越来越满意，喜悦之情不时从微信中溢出而占满屏幕。

2022年正月初三，水哥又发来微信，说是要请省作协的几个朋友聚一聚，顺便聊一聊刚写完的作品，时间定在初七，新年上班的第一天。当时我满口应承。可后来接到通知，上班第一天，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要到省委党校集中培训一周，初七下午报到，实行封闭管理。告知水哥后，他就决定把聚一聚的时间推迟到了正月十五，“你不在场没意思”，并将样书打印稿送我。

正月十五的下午，在省作协会议室召开了《戴花》的改稿会。到会的，除了水哥的两位老朋友，其他都是省作协的同事、作家。会议名义上是我主持，可我开场锣鼓还没打好，水哥就“喧宾夺主”，话匣子开得大大的，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份。一个劲地“要求”大家，一定要讲真话，不要留有余地，不要给面子。大有不讲真话、不提出货真价实的意见，就是“不给我水哥面子”。也许大家被水哥的真诚感动，也许大家都是有备而来，每位发言人都提了好几条意见。大到作品的结构，小到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句话，“一点情面”都没有给水哥，大大小小的意见提了



2006年，第二届省委、省政府优秀专家颁奖会上，水运宪（左）当选优秀专家，戴上了大红花。

水哥 供图

父爱如山

宋谋万

今年清明，又勾起了我对父亲的怀念。父亲去世已经20多年，但他的慈祥与善良时刻为我所铭记。

父亲出生在兵荒马乱匪盗猖獗的年代。兄弟姐妹多，刀耕火种的山村生活，使得父亲成家晚，三十大几才有我们兄妹五个。因此，父亲对家的责任和子女的爱更显强烈。

为了撑起这个家，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，父亲总是不顾自己的体能，争着抢着干最累最苦活——这样可以拿更多的工分。但在包干或工效挂钩模式下，父亲却又注重质量。那时为田间积肥，发动社员去山上烧草木灰或采割嫩叶，都是按数量计分，不少人偷奸耍滑，将泥土和茅草一起焚烧，然后捣碎送去过秤。父亲烧的却全部是茅草和树叶，一天下来数量不及别人一半。采割树叶时，大家都把树枝茅草混在其中，父亲只采割当春新长的嫩枝嫩叶。过秤时，有人打趣说：“叔，别人一天交了两三担，你这一担啊！送到田里太可惜了，该交食堂做凉拌菜吃。”母亲有时也不无怨言。

面对别人的取笑和母亲的责备，父亲只回答了一句话：“我的肥料是最好的！”

父亲有一门祖传手艺。他是民间草医，治疗跌打损伤和毒蛇咬伤远近闻名。他在房屋前后种了好多药材，只要有空，都会悉心照料。十里八乡，时常有伤者患者上门求救。父亲二话不说，就接待问诊，即便正在吃饭也会放下碗筷查看患者病情。母亲有时唠叨几句，父亲总会郑

重其事地说：“人命关天！人命关天！”

一次队里组织送公粮，父亲和社员一起挑着100多斤的谷子送往几十里外的仓库。半道上遇一妇女抱着孩子焦急求救，父亲放下担子，得知是毒蛇咬伤，立刻就地上山采药，半个小时后，父亲把草药嚼碎敷在孩子伤口上，又叮嘱后续事项。一切交代好，再走向担子时，一群鸡鸭早把箩筐里稻谷扒得满地都是。父亲挑起担子紧急赶往仓库，过秤时少了十几斤，几经汇报说明，人家不认，最后还是从家人的口粮中扣除才了事。面对母亲无奈责怪，父亲又是那句话：“人命关天！人命关天！”

父亲因祖上几代人识字少，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特别重视。我读小学时，一次被学校选中参加文艺汇演，我们四男四女表演舞蹈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。学校没有经费制作演出服装，要家里准备一件白色短袖衬衣。

我把消息告诉父母后，父亲满心欢喜，母亲却一脸愁容，说没有钱给我做衣服。父亲说这是多么光荣的事，不要错过机会，衣服的事会有办法的。

第二天，父亲编了一个谎言请了半天假。他去山上砍了一捆竹篙，翻山越岭几十里，扛到邻县一集市售卖，不料被当地干部以投机倒把给没收了，父亲苦苦哀求，才得以脱身。看到深夜归来疲惫焦虑的父亲，我果断地表示：“爹，我不演节目了！您别再受累了！”

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可别犯糊涂，这么体面的事，求都求不来，怎就不演了？会有办法的。”

父亲想到了曾经来家治过脚伤的公

几十条。水哥照单全收，一再表示收获是“钵满盆满”。

样书出来后，正值中国作家协会在湖南举行重大系列活动。中国作协有个优良传统，领导到外地调研考察，都要看望慰问老文学家艺术家。我们也接到通知，这次来湘，铁凝主席、宏森书记要专程到家里看望水哥。2022年8月1日下午，在住宿楼下见到两位领导时，水哥的脸上写满了“娘家来人了”的激动。在交谈中，水哥主动聊到了正月十五省作协举行的小说改稿活动。铁凝主席问：“你这部小说都还没发表，也不注意保密啊？”水哥说，这是“文学湘军”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传统。当时我们省那批作家，莫应丰、叶蔚林、韩少功、古华、谭谈等十几个人都是好朋友。谁想写什么作品了，事先都喜欢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聊聊自己的想法。一边喝酒一边聊，让大家都围绕这些想法谈谈行不行，有什么好的建议。后来我们还真的聊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，比如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他的初稿我们都看过。

其实，湖南作家的这一传统，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那时，周立波等新中国第一代作家，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，开启了湖南文学的新征程。为了推动湖南文学发展，培养湖南中青年作家，他们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帮助年轻作家改稿。周立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，蒋牧良为了帮助一位年轻作者改稿，修改字数达到数万字。这一优良传统，到改革开放初期，直接催生了“文学湘军”的崛起。最近读到一篇古华先生为谭谈先生的长篇小说《美仙湾》写的代序言，里面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谭谈分别就成名作《山道弯弯》《如何写》向叶蔚林和古华“取经”。这恰好印证了水哥的说法。现在，我们很欣喜地看到，这种“聊一聊”“聚一聚”的气氛又回来了，改稿会、审读会、文学沙龙，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经常开展，效果也逐步显现。

《戴花》是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首批入选作品，正式出版后，业界反响良好，还进入了各类好书排行榜。要成就一部好作品，作家要对自己“狠一点”。一向以“作品说话、人品立身”的水哥，对自己确实是够“狠”的，据他自己说，到书籍最后定稿出版，先后一共修改了11稿。水哥作为全国知名作家，年逾古稀之人，敢于将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拿出来，请大家“斗地主”，其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令人敬佩。这种精神的内核，与《戴花》中莫师傅的精神内核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、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，都能给人民以精神力量。

我觉得，应该给水哥戴上大红花。

社供销社主任，总算在他那借了几块钱买了白衬衣，最终促成了我的演出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了，父亲也老了，多种疾病缠身。一次回家探亲，我陪父亲看电视剧《咱爸咱妈》，其中有一情景，主人公父亲是位高官，年老体衰的他把子女叫到跟前，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老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你们也长大了，可在我心里，你们还是孩子。我以后也没能力帮助你们了，你们只能靠自己了……”我内心一阵酸楚，问父亲看懂了吗？父亲点点头，满眼泪水。我想，那位老革命对子女交代的话，也正是父亲想对我们说的啊。

父亲在我转业的当年就因病去世了。我有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总认为父亲还活着。几次梦到父亲叫我把屋前屋后的药材管好，说他会回来的。

如今，屋前屋后的药材都陆续在向上长，一片生机盎然，不少还发了新叶。父亲，您会回来吗？



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

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仙庾之春



耕食书院一角。

阿满 摄

杨丹

到达株洲耕食书院时，正细雨斜飞，烟锁重楼。

书院在仙庾岭下，依山势而建，逶迤盘踞在山谷中，一路走高。入大门，穿过二十四级镌刻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石阶，豁然开朗；近处山涧小湖、声控喷泉、怀旧火车、木质步道，远处精舍小墅、白墙黛瓦、树掩飞檐、雾霭升腾，加上依依垂柳、灼灼桃花、三两钓者、品茗游人……俨然一方远离喧嚣与纷扰的桃花源。

“自耕心田，正食有道”这八个字，在院里随处可见，从耕食、耕读到耕心，层层递进，回归本源，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愿景。禅意悠然，洗尘亦洗心。

印象中，株洲因工业而立，因工业而兴，是一座著名的工业城市，是刚硬的、奋发的、火热的。她既有辉煌的历史，是新中国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，也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和创新能力，是新时期的“动力之都”“制造名城”。

工业重镇这样柔软田园的景象一下子让我猝不及防，冲击力颇大，陌生感夹杂着惊喜纷涌而来。不承想，更多的惊喜还在后头。

春天的天气也是孩儿脸，多变。当我们漫步在仙庾镇徐家塘村千亩油菜花田中时，骤雨初歇，晴空如洗，一望无垠的金黄与天际相接，雨后空气的清香与花香混在一起，养眼养心，让人迷醉。

樟霞村是省、市两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，村道是宽敞平坦的柏油路，民居是色彩缤纷的小别墅，田畴交错，苗木扶疏，鸟语花香……村里建有村民公园、游步道、休闲屋、健身器材一应俱全，让我们这些城里人羡慕不已。村里有口井，富含硒元素，常饮能使人身体康健，当地人称长寿井。沾了长寿井光的不光是人，还有树，这里的万亩油茶林，平均树龄达两百多年，最老的有四五百年。茶树虽古，却没有老态，一簇簇鲜嫩油亮的新叶从虬枝中欢快地伸出，像调皮的孩子，争沐阳光。村里建有古法榨油坊，用最环保、健康的方法炼榨山茶油，打造“樟霞古树茶油”地理标志品牌。

香荷生态庄园，女老板帅清民如同她的名字一般，亲切而能干，洋溢着一张丰收的笑脸。10多年前，她和丈夫在深圳打工赚到第一桶金后，就决定回家乡创业。投资农业周期长，回报慢，得有耐心，真正热爱土地的人才能坚持下来。夫妻俩承包加流转土地近两千亩，分别种上了水蜜桃、柚子、黑布林、梨子、杨梅等品种，“我想将这里打造成百果园，让每个季节都有水果吃”。在边投入搞建设边收益的情况下，去年农庄还有380多万元收入，帅清民挺满意：“感谢党的好政策，农村大有作为，农业的春天到了，我对前景充满希望。”

有点累了，我们一行便在山坡上的紫杉小舍歇歇脚。红泥墙，茅草顶，一个大写的“茶”字招牌挂在檐头，迎风飘舞。敞亮的茶室用白纱装饰，挂着红红的灯笼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绿色的海洋，点缀着万千繁花，美不胜收。老板娘给我们泡上新茶，端上自家出产的小紫紫饼，好吃得让人停不下来。

一路走来一看，位于株洲市近郊的荷塘区仙庾镇处处涌动着春的气息，它既是株洲这座工业城市的“绿心”，也是荷塘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。

仙庾岭，是仙庾镇的一颗明珠。仙庾岭有绝佳的自然风光，虽海拔不高，但峰峦起伏，状似龙蛇，林木葱茏，风光秀丽，山上有文昌塔、仙庾古庙等景点。在过去，风景再好也变不了现，村民们只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，“早上起来扫米筒，饭都有得呷”。如今，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，昔日的穷山窝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区，并打造了山地休闲旅游、田园文化体验两大功能区，是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、最美潇湘文化阵地。荷塘观光、风景旅游、乡村度假、山地运动、花卉种植等内容，成为它的“新名片”。村民摆摊卖土特产、特色小吃，开农家乐，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传说仙庾岭是有仙子的。

仙庾古庙始建于唐代，相传唐玄宗孙子李豫之妻、唐德宗李适生母沈珍珠，为避“安史之乱”，带两丫鬟在此修行成仙，故得名。沈珍珠从夫家姓，取法名李慈惠，在当地建乐善堂，为岁荒赈所。

还有一说。仙庾岭本叫仙女岭，因“女”“庾”音近，而庾有粮仓之意，渐渐“仙女”成“仙庾”。可见，“仙庾”二字饱含了老百姓期盼仙女庇佑，五谷丰登的祈愿。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公元755年爆发的“安史之乱”，飘散了大唐的风华。据史家言，叛军烧杀抢掠，致无数人丧命，长安“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”。贵妃杨玉环在逃亡路上被缢杀于马嵬坡，时年27岁的沈珍珠则在乱军中失踪。之后，四代皇帝找寻50多年未果，沈珍珠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失踪的皇后。

历史的真相时常残酷，而传说往往美丽。仙庾娘娘是否为乱世皇妃？至今已不可考。但老百姓寄寓其中的善良的愿景，却是真实而温暖的。

在这个春天，与仙庾相遇，没寻到仙，但看到了“庾”：春和景明，物阜民丰，美丽乡村蕴满生机。亦不虚此行。